



旋转的硬币

□王旗军

有人说,世上最难以隐藏的是咳嗽和爱情,其实孩子们的欢喜同样藏不住。孩子的欢喜相对简单。我小时候过年,如果能穿上一身新衣服,哪怕是最为普通的粗布缝制而成,吃上肉和饺子,兜里有橘子瓣糖和小鞭,都让人兴奋、幸福好久。时光倒流回三四十几年前,那时孩子手里的钱,比如我,是以“分”记的。年前年后是手头最为“宽裕”之时,三五分钱会让孩子们高兴好几天,要得到三五分钱的其中一个机会,是大年初一早晨“吃钱”。除夕夜包饺子,事前会准备十个八个硬币,用开水烫一下,消毒,然后包进饺子里,等到大年初一早晨煮好饺子,一家人一起来吃,目标呢,当然是为吃到包在饺子里的硬币,以期博得新年的好彩头。

包在饺子里的硬币,通常只有一枚“伍分”的,剩下就是“壹分”“贰分”的,总额度大多不会超过两毛钱,却把一家家的孩子搞得非常紧张。包在饺子里的硬币数是固定的,吃出来一个就少一个。吃到后来,哪怕只有一枚硬币,甚至不过是个“壹分”的没现身,孩子也不肯放下筷子。从饺子里吃出来的硬币,谁吃到的归谁,由此,大年初一早晨吃包有硬币的饺子,就被简化成了“吃钱”。吃到钱的,特别是面值大一些的,会引来羡慕。没吃到钱的,在羡慕吃到钱的兄弟姐妹的同时,心里就会着急、紧张。肚子已经吃不下,而银白色的硬币还没嚼到牙,依然神秘莫测,不知道被包在哪个饺子里。眼睛呢,小年纪好像瞬间就“花”了,看哪个饺子都像包着钱,而一咬开,却咬了一个失望。实在忍不住,就会偷偷用筷子捅饺子,一探究竟。那个时代,谁家的孩子没有因为大年初一没吃到包在饺子里的硬币,而委屈地哭过呢?大人通常都会把吃到的硬币给孩子,如此,有时也哄不好耍驴的孩子,那可能就得不动用口袋里的钱了。

当时条件所限,很少能得到压岁钱。有一年过年,我给爷爷奶奶拜年,磕了三个头后,爷爷奶奶给我的压岁钱,是张“贰圆”票。那张以绿色为主基调的“贰圆”纸币,不算新,却也整洁,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那两块钱,后来大概是买糖和鞭炮了吧?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在那个一分钱能买三块橘子瓣糖,三分钱能买一根白糖冰棍,五分钱能买一根红冰棍的年代,哪怕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拾金不昧的歌,很朴素,却教育了好几代人。

记得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还积攒硬币,除了用硬币买雪糕,还多攒一些去买图画书。当时城市的街边,有许多电话亭,电话亭里卖些幼儿看的图画书,通常四五块钱一本。现在回想起来,那样很薄的一本图画书,其价格属实不菲啊。后来孩子长大,不再需要那些图画书,我整理时发现,居然有400余本。400余本图画书,足以扫光那些年家里的所有硬币。

如今,我还会入手一些硬币,不论面值大小,基本都被丢进了一个方便袋。金属质地的硬币,越攒越多,分量十足,实在想不好,它们将来会用作何用?

倒是春节临近时,突然想起多年前一个孩子手上捏着几枚硬币,小心走进供销社时的场景——以前的供销社,对孩子极具诱惑力。供销社里不仅有镰刀、锄头等劳动工具,还有铅笔、橡皮、本子等学习用品,以及烟酒、橘子、苹果、香蕉、麻花、蛋糕、饼干之类。凡是好吃的东西,都真切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味。壹分钱硬币,就能买上三块橘子瓣糖,形如橘子瓣的浅黄色糖块,带着诱人的味道。当孩子踮起脚尖,把指甲大小、沾着汗水的壹分硬币高高举过头顶,递给站在柜台里的阿姨,再展着小手,接住包在草纸里的三块橘子瓣糖时,小脸早已红扑扑的了。脸上洋溢的那种幸福,带着阳光和花香的味道,以及若隐若现的颤抖和眩晕。

其实接住橘子瓣糖的那一刻,远比把糖块吃进嘴里,甜蜜、幸福得多……



兔子迎春(剪纸) 丁秀华

过大年

□李红军

儿时记忆中的东北农村,一过腊八节,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就开始备年货了,男人们往家里倒腾大米白面刀鱼粉条子,女人们洗被子拆褥子打扫家里的卫生。大点的男孩一溜烟往街(这里要读gai)里跑,今天一挂“小鞭”,明天两个“二踢脚”,后天又买把“刺花剑”。女孩们也不示弱,用零花钱去买自己喜爱的尼龙袜子和头绳,记得那时候有种叫“头绺子”的东西,粉的,绿的,色彩斑斓,鲜艳无比。女孩们穿上新衣,扎上“头绺子”,花枝招展,那漂亮劲儿就甭提了!

记得那时候有种一百一联的小鞭,七分钱。我们把它买回来,放在炕梢儿“炕”上一段时间,然后把它拆成单个的放在兜儿里,从大人那儿偷根烟卷或者学学大人在烟筒里卷上一支,跑出家门,边走边“啪啪”地往外扔,那心情,简直比吃顿饺子都美……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炸香斗,三十儿走油,初一卡头(磕头)。”不用等到二十八,二十五一过,家家户户就开始扫房灰,贴年画,粘“对子”。阴历二十八开始,妈妈就把杀猪时冻在大缸里的猪肉拿出来“缓”,把之前用十七斤半黄豆换的大豆腐还有冻得“邦邦的”干豆腐也都摆了出来。

年三十下午的饭是最丰盛的,一般都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我记得这些菜得有炖小鸡、煎刀鱼,有猪肉炖粉条子、蒸肘子,有自家熬的皮冻、自家熬的蒜苗炒肉、自家种的小葱炒肉、自家生的豆芽炒肉、自家鸡下的炒鸡蛋……那顿饭,要多绿色有多绿色,要多好吃有多好吃!

这顿饭要一直吃到晚上8点,然后一家人围坐电视机旁一边看电视,一边包饺子。夜里10点钟一过,外面就响起了鞭炮声。到了晚上11点,家家户户更是争先恐后地跑到外面放鞭炮。

记得有一年,我跑到我们村子里买鞭炮最多的三舅家看放“刺花”。人家刚刚放完,还没来得及把放在两扇大门中间的板子拿掉,我就蹿了出去……没想到啊,那板子不高不低正好撞到我的脑门上,我一个脑袋坐到了地上,半天才爬了起来,接着一面捂着脑袋一面往家跑……

12点一过,小孩子们就结伴成伙地打着灯笼,东家出西家串,给二舅三叔四大爷磕头拜年,长辈们拿出事前换好的一毛两毛的“嘎巴票”分给大家。那个时候年三十晚上基本不睡觉,要一直熬到大年初一早晨吃完饺子才躺到热乎乎的炕上眯缝一小会儿。

大年初二以后,人们就开始各家各户走亲访友串门子,那个时候的礼品分“二色(这儿得读sai)”礼“四色礼”“六色礼”“八色礼”。也就是把各种“槽子糕”和烟酒糖茶组合一下,东家送西家,西家再送东家,来来往往,那点东西谁也不舍得吃,就像道具一样送过去,有的时候收到的礼品可能就是你先送出去的。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亲情友情就在这礼尚往来中其乐融融了。

过了大年初三,各个生产队组织的秧歌队就开始挨门挨户扭秧歌拜年,家庭条件好的会送上几块钱,差点的也会送上两盒香烟……

就这样,要一直持续到阴历二月初二。到了二月初二这天,各家各户把肉缸里最后的头蹄下水都拿了上来,吃完了,年也就过完了,于是人们又开始一天天地盼着明年的大年,盼着新的一年……



过年意味着旧年的结束和新年的开始。

儿时过年,是我内心的期盼。每年到了农历十二月,我就扳着手指头倒计时,或是问奶奶为什么还没到过年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过年才是我们小孩子一年中最开心快乐的时候:能吃上香喷喷的腊肉、腊鱼、猪头炖萝卜,能吃上妈妈亲手做的豆腐干张皮丝、年糕、炒花生、薯片、玉米等等。过年时,我们还能穿上粗棉布的新衣裳、新布鞋子,扎上红头绳,爸爸也会买一些油纸灯笼,给我们做铁皮小木枪,买上纸花炮,“啦啦啦啦”,你一枪我一炮,你追我赶乐开了花。没有打响的哑炮,我们就囤放在地上,用铁锤或石头敲响,伴随着烟雾弥漫,我们的脸上沾满了黑色的纸炮灰,却一点也不在乎。

年桌上的饭菜,更是令我们垂涎三尺。每家每户提前个把月,买好一个大猪蹄,那是年桌上的必备佳肴。买回来的猪蹄要用谷米糠烟火熏烤使其呈蜡黄色,我小时候不吃肥肉,却最喜欢吃这种猪脚的瘦肉了,香味扑鼻,油而不腻。当然,还有平时很少吃到的鱼鸡羊等肉,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但都是家里自给自足。一家

人坐在堂屋,摆上大圆桌,关上门窗用餐,酌谷烧酒,然后按辈分坐席,共享过年盛宴。吃不完的饭要留到来年,图的是年年有余。

吃完团团圆圆的年夜饭之后,我们换上新衣服,点着灯笼,挨家挨户,向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拜年。无论天气怎样变化,风雪无阻。辞年时,我们可得到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棒棒糖、薯片、花生玉米等等,心里有着说不完的高兴,这可是我和哥哥大半年的零食。接下来就是守岁,每家每户都得准备一个大压岁柴碗,柴碗越大,燃

烧火焰越旺,预示着来年越红火,兴旺发达。围着柴碗,全家老少谈天说地:孩子们向父母汇报学习,讲故事;在外工作的人们谈经验,讲未来;长辈们则讲新年寄语……接着便是吃年糕、嗑花生瓜子、打扑克、喝米酒,守岁到天亮。

大年初一,拜新年,大人让我们开心玩。那时虽然没有压岁钱,不能看春晚,没有手机网游,没见过电动玩具汽车,我们也自得其乐:我们自制风筝;取下家里的门板当球拍,用木板削成乒乓球拍,打乒乓球;还有捉迷藏、跳绳等。

新岁序开

□田算梅

春节来临之际,大街上、超市里汇聚了无数采办年货的人们,面对那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人们挑选着、比较着,脸上挂满了节日的喜悦。每到这时,已步入花甲之年的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浓浓的年味,萦绕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回味无穷。

杀年猪

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还记得,小时候就盼着过年好解解馋呢,老早就把春节那篇日历叠上,数着指尖算离春节还有几天。

所谓东北杀猪菜,讲究的是吃全猪,以白肉酸菜粉条、拆骨肉、灌血肠、蒸血糕为代表,头蹄下水都入菜,做法简便,风味独特,经济实惠,热气腾腾。在那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大家围坐在一起,喝着热乎乎的东北小烧,吃着香喷喷的杀猪菜,真是其乐融融。

年味悠悠情悠悠

□杨文艺

淘黄米

黄面饽饽,也叫黄面团、黏豆包,是北方人比较喜欢的一种面食。它是用糜子、黏谷加工成米(俗称大黄米、小黄米),用水淘净,沥干水分后,上碾子碾轧成面,加工而成。在东北尤其是农村,一进腊月门,最忙的要算是屯子里的碾坊了,家家户户都忙着淘黄米,你家淘一斗,他家淘一斗,忙得不亦乐乎。

黄面轧好后,用大缸和好,蒙严实,放在热炕头上发酵,一两天发好后,包饽饽这一重头戏就开始了。记得每逢这个时候,全家齐上阵,甚至邻居大姑娘、小媳妇也来帮忙,欢声笑语,热热闹闹。发好的黄面做皮,焐得软烂的小豆做馅,包成小窝头状,上屉蒸熟,拣到高梁秆盖帘子上,放到外面一会就冻实了。然后用大缸一装,随吃随热,很方便。在曾经的年月,吃上又黏又糯的黄面团,无疑是一种绝佳的美食。

做豆腐

东北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区,豆腐也是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道菜。每到腊月,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些豆腐以备随时食用,因此,这时候豆腐坊的生意特别好。人们要提前在豆腐坊排号预约,待自家的豆腐做好后,拿到外面冷冻,冬季天然的大冰箱给储藏食品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是南方人体会不到的。

冷冻好的大豆腐布满了蜂窝,吃起来软嫩可口,是吃火锅以及炖菜的上好食材。在北方寒冷的冬季,外面哈气成霜,室内温暖如春。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吃着那热气腾腾的白肉、酸菜加冻豆腐的火锅,实在是一种惬意享受。尤其在我们小的时候,许多家庭都想办法在腊月里做上一盘或两盘豆腐,以至逐渐成了春节前的固定程序,即老百姓常说的杀猪、淘米、做豆腐。作为春节的前戏,给北方的腊月增添了一股浓浓的年味。

买年货

一过腊月十五,家家户户就开始置办年货了。每到春节前夕,大街小巷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十里八村的都来赶集采办年货。作为孩子的我们,更是兴高采烈,随着父母这里瞧瞧,那里看看。大人们不忍干扰我们的兴致,总会给我们买一些冰糖葫芦、大糖、花生、瓜子等食品,这恐怕也是孩子们盼望过年的原因之一吧!

记得那时我最喜欢的是去新华书店买年画。一张张年画高高地悬挂起来,供人们挑选,连年有余、招财进宝、历史故事、四季风景、花鸟虫鱼,五颜六色、栩栩如生,令人目不暇接。

类似的“忙年”风俗还有很多,比如扫房、祭灶、守岁等等。如今如何让这些充满传统文化底蕴的节日习俗,得以继承和发展,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问题。



走上工作岗位后,过年团聚成为我的奢望。上世纪80年代,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我,需要值班和坚守岗位,从死神手里挽救生命,为他人守护平安。大年三十,我常常不能与亲人团聚。我从医务室透过窗户看着喜气洋洋、热热闹闹的大街小巷,以及那些招朋引伴、络绎不绝的人群,偶尔凝视那通宵达旦的万家灯火,想着故乡父母餐桌上丰盛的团圆年夜饭。有时,听着那响彻云霄的礼炮礼花,我沉浸在浓浓的除夕氛围之中,思绪万千,思念时常让我默默流泪。远方年迈的奶奶及父母双亲,早就备好年货,踮起脚尖盼望着我领着孩子和爱人回家看看,过个热闹年。婆婆年老多病,卧床不起,也需要照料;孩子年幼,需精心呵护;爱人也上班忙碌。这种种因素自然而然就让我变得有点担心大年三十,夫妻俩上夜班,家里孩子老人没人照顾……过年真成了一种考验。

如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衣食住行如同天天过年。千年来过年的习俗没有改变,亲情友情更是没有变。中国人的根是家,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最幸福快乐的是全家人团聚过年,那是一种生命之中的慰藉。